

# 青春向北漂

刘丹兵

...比如一棵树  
如果想得到树上的果子  
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最简单的方法  
再一个办法是拿把锯子  
把树锯倒了  
果子全掉在地上

青春向北漂

刘卫兵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颖

**封面设计：**徐道会

**责任印制：**闫立中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春向北漂 / 刘卫兵著 .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4.4

ISBN 7 - 5032 - 2340 - 5

I . 青 … II . 刘 …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3080 号

---

**书 名：**青春向北漂

**著 者：**刘卫兵

**出版发行：**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 9 号 邮编：100005)

http://www. ctp. net. cn

E-mail: ctp @ cta. gov. cn

**印 刷：**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版 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940 毫米 × 635 毫米 1/16

**印 张：**13

**字 数：**170 千

**印 数：**1 - 8000 册

**定 价：**20.00 元

---

# 自序

## 关于书名

较早时我的这本书是叫《二手》的，二手这个词有诸多含义，对有些人来说是旧的，对有些人来说是新的。在旧与新的转换间，肯定会有许多故事发生，我其实就是要写出这里面一些人的故事。但在后来的写作过程中，我发现故事有了新的变化，真让我始料不及，在李广森先生和朱凌小姐家里谈这本书时，我突然决定改名为《疯狂汉语》，有人对此表示反对，有人拼命赞同，我自己则很喜欢这个名字，我觉得它更接近文字的本质。过些天，李广森先生甚至还建议我改名叫《校友帮》，白玮先生则建议改名叫《二手青春》。至于今天定名为《青春向北漂》，则是结识了王颖编辑后的缘故，她一口咬定就是这个名字好。在整个改名的过程中，我有点像被诱拐的少女，增加了经历，但也失去了清白。这也恰恰像我们的青春，边妥协，边成长，边有点像“商女不知亡国恨”了。容许我再解释的一句话是：我觉得不只是青春向北漂，而是青春都在漂。

## 我仍然不够愤怒

放在 10 年以前，我还不会写这样一部小说。那时，我读的书和我的生活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呢，我在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咱们这一代的女孩子，别看打小背的课文、读的小说、看的电影都是革命现实主义类的，可革命现实主义也最讲唯物主义。”今天写的小说是不是今天的样子，我也不敢肯定。南京的裴志海和郑州的耿君宇朋友曾经批评我说：“我宁愿让刘卫兵更愤怒一点。”既然我们的写作无法时尚和主流，也无意于时尚和主流，但又很“现实主

义”，不如干脆就让主流更加疼痛一点。随后，又赠给我一句话：“如果这个看法正确的话，我再赠给刘卫兵一句话：‘我们应该去探索，比起陷于那种认为不存在认识活动，没有必要去求知我们所不认识的东西的懒汉幻想——对这种幻想我准备竭尽全力以言论和行动与之斗争——将使我们善良一些，勇敢一些，不那么束手无策一些’。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柏拉图说的。”从裴志海的这个批评来看，我的写作是失败的，我今天写的这个小说仍然不够愤怒。

我确实不愤怒，我总是对许多满怀义愤的人讲最简单的道理。我说，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他们说这是牧师的理论。我说，不对，我只不过是利用生活给我的想象和痛苦，像蚂蚁一样不知天高地厚地为自己建造着一座坚固的城堡，并化痛苦为欢乐，然后在里面过上片刻的自得其乐的帝王生活，这是我的生活，也是我的写作。

所以，我赞同裴志海为自己写下的一段话：写作成为了一种维持肉身生存的必需，这使他的写作更加纯粹，他追求并寻找读者，但他不会像空中的旗帜一样随着非文学因素的风向摆动，他的写作精神强大得足以使他抵御金钱或奖状的诱惑。事实上，在他的眼里，它们甚至比一只蚂蚁还要弱小。

我知道，他确实如他所说，凭着一个人对文学的荣誉感和个人良知在悄悄写作，至于我，并不想依靠文学在“想象的文学史”里为自己搏取什么名声，我只是想非常纯粹地、真实地见证历史与现实，以良知的名义，记录所发生的这一切。在写作的世界里变成一个好战分子，对现实永不妥协。

所以，我对自己的总结是，我的文字和故事在纯美的世界里，看上去像一株野草，而不是庄稼或花朵。

## 我都写了些什么

写了些二手生活、二手情感以及没有爱情的恋爱，很简单，那都是一些让人疯狂的人、让青春失望的青春、让生活背叛的生活。总之，因为本人理论和哲学的书读得不精，所以，故事是属于热闹的那种，同时，也为了好看与好读，尽量避免那种自言自语的叙事方式，

因此，它对任何生活在生活中的人都不会构成较大的阅读障碍。最让我得意的是，我试着写了一点目前不理想的教育环境。大家也都知道，教育是一个民族的未来，教育向何处去，民族也将会向何处去。英语疯狂不是一个好的象征，汉语疯狂也不是一个好的象征。求求大家，别再以一个人的英语阅写水平或者汉语阅写水平的高低来给某人一份工作。说到这里，我想引用徐庄对自己作品的一句话：现在不出，待到何时？汉语枯竭，难道要等到大家都说英语了？看着现在人们的行为，你会发现，那种有节制、有计划的疯狂，与我们的一边倒的学习理论有什么区别。

## 他们怎么会成为主角

我想对自己写的这本书里的主人公们有个交代，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类人：他们的理想和人生观常常是一个肩膀上一个，明白社会上有许多危险地带，但并不拒绝自己深入进去，因为他们知道最危险的地方也最能满足人的各种欲望。他们是每天走在犯罪边缘的人，但又知道避开的办法，因此，他们是这个时代高知识结构人群里准备违反生活原则或正在违反原则的代表。总之，这类人是难以界定的一群，就生活在我们的周围。

这些人的作为并不神秘，经常会成为某个媒体印在报纸上的几行，闪一下，仅仅是闪一下，从没有照亮过多大的地方，所以，他们在人们的视野里仍然被大面积地遗忘和忽略不计。但有个常识我们忘了，致命的伤害和疼痛有时候就在被我们忽略的某一点上，就如同深藏在地下的白蚁，树干中的虫子，以及飞舞在头顶的苍蝇。

我要说，这样的一类人现在成了我书中的主角，是件好事，如果他们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主角，那定是一个社会性的大问题了。

本书写成今天这个样子，源于 2003 年春天发表在《北京青年报》上的一篇新闻，是白岩松关于中国第一月嫂案发表的一个声明。知道此事的读者可能对这件事有所耳闻，有人借白岩松之名气策划了一些活动。

当时，我这本书已经写到中途，其中探讨的问题是具有高智能脑

袋的人群面对生活时的困境以及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相互冲撞的。他们都是生活中极具智慧的人，知道如何违反生活原则，而又不受到法律的追问，他们的一切有违正常法则的行为都是有预谋、有计划的。

类似这种靠智慧违反生活原则的事件，在中国已经非常之多，早些年曾有牟其中，此人创造过一个 99 度加 1 度的理论和空手道理论，并意图炸掉中国第一高峰，再造一个江南，还有点子大王何阳，也有为 21 世纪总统献诗的人等等。

这些曾经活跃在中国社会 20 世纪 90 年代的风云人物和事件，如今已经纷纷落马。社会虽然在大步向前，但总有人在重复教训，仍然成了夸夸其谈的牺牲品，被利用和左右。所以，这件事促使我更加贴着地皮去写作。

### 一点说明

本书故事均来自于生活，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 结束的话

感谢送我至少还有你这支歌的爱人，一直陪我走到了今天。

刘卫兵

2004 年 3 月 19 日

## 序二 被挥霍的青春

几乎是在不经意间，青春已经流水般写过眼角。

几天前，当本书的作者卫兵找到我谈起青春这个话题时，我突然就有了某种难以言说的伤感和苍凉，心中一下子就感觉到那些熟稔的青春陡然被人掏空，而换来的却是一种苍老漫漫袭来的无助，顿然间我感到无比失落。

一年前，卫兵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大概意思是说，有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以伐木为生，遇到非常粗大难以伐倒的树木，整个村庄的人都会一齐出来冲着这棵树呐喊。他们说，他们要把这树的灵魂喊死，这样才能把它伐倒。

这是个民族寓言故事。刘卫兵说他对这个故事非常震惊，他说我们何尝不是对自己最亲近的亲人和事物天天呐喊，直到伤害得他们体无完肤，灵魂死亡。今天，我不是通过刘卫兵说这个故事感受到了他的震惊，我是从他的这本书里，从他的主人公身上看到了这种残酷的力量。

我希望卫兵别告诉我他曾经是那棵大树。但是，我又想，他不是那棵大树，谁又愿意做那棵树，难道是青春，但青春也是因人而存在的，所以，卫兵用他的这本书这样告诉我，这是我们生命中不能承受的一种青春。

在我记忆里，记得有《青春之歌》、《青春万岁》和《青春无悔》，在这些作品里，每一代都有自己的青春，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是什么，按照卫兵这本书的说法是青春向北漂。有时，我自己也想，青春，这真是个让人伤感得说不出话的话题。我真想转身对身边的人

说，你帮我问问，你周围的青春，谁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谁又无悔于自己的青春。

此时，也许会有很多人正在某一个角落赞美自己的青春，或者对更加青春的人说，我们的青春比你们的青春更像青春。

但是，卫兵的笔却让我感到像刀一样地扎在我们的青春里，他用这把残酷的刀翻开我们所经历的、模糊的而又似曾相识的生活，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来解读我们曾经的青春。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像书中的人物一样，因为青春，所以毫无顾忌地大肆挥霍着。在那些灿烂的日子里，尽管我们都有着不同的经历，但我们几乎都保持着相同的姿势和方式生长着——

这种生长的感觉，就是一种在路上的感觉。

我们在路上，只是在路上，沉默地行走着，边走边伤害着离我们最近的人，最近的爱。这是我读完此书后第一个最直接的感受。

我问自己，青春是否有边缘？

记得有这样一句话说：我不知道风是朝哪个方向吹。现在用在我们这里，我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青春是朝哪个方向漂，我只是感觉，我们在来回地漂移。

记得，昨天我们还曾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剑客，挥舞着理想的大刀，遭遇的却是一地鸡毛。这确实有点像书中的主人们。所以，当我读卫兵的《青春向北漂》时，心有万分愧疚，因为我的日子也和书中人物的经历一样，散乱无序，像是一头秋天的苍蝇，在微凉的秋风中做着糟糕的飞行。

或许，我们也应该像卫兵一样，在这个时候，以祭奠的方式，对青春说一声：对不起。

以上所表之意，均是我对青春和生活的片面之词。

白 玮  
于《北京晚报》

这是谁的青春  
一直面朝着南背朝着北  
是谁告诉我  
这里有灵魂和青春  
这里有痛苦你也说是欢乐  
这里的失恋才深沉  
你若不将青春向北漂  
你怎能知我们儿歌中的我爱北京天安门

——题记

# 目 录

第一章	毕业	.	.	.	2
第二章	二手	.	.	.	18
第三章	身世	.	.	.	43
第四章	汉语	.	.	.	70
第五章	花儿	.	.	.	91
第六章	情人	.	.	.	106
第七章	迷路	.	.	.	127
第八章	晕眩	.	.	.	140
第九章	锯树	.	.	.	159
第十章	网疯	.	.	.	169
第十一章	春天	.	.	.	188
第十二章	对不起，青春	.	.	.	194

故事可以开始了  
像往常一样  
我不是主角  
主角是一个叫冷平的家伙





## 第一章 毕业

### 大学毕业生

冷平大学毕业时，为了找个理想的工作，四处打探，谁都说北京是青春的天堂，是中国人的灵魂所在地，你不去北京找灵魂你以后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为了到北京这个天堂找自己的灵魂，冷平想尽人所能想，终于在一个姓林的校友的引荐下，到国家机关当了个小公务员。

哎，总算到了北京，其中的辛酸你不经历你哪能知道。冷平见谁都是这句话。

自此以后，冷平对姓林的自然是千恩万谢，表示从此以后一定发奋图强，为校友争光。林校友用长者的口气拍着他的头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争光还能给我争到哪里，不丢脸就行了。

这是冷平毕业不到半个月发的第二个誓言。上一个誓言是面对学校培养过他四年的全体老师和领导发的，他说，请你们放心，为学校

争光的一定是我。就这样，冷平总算是靠校友的帮忙在北京生活下来了。

如此轻易发誓的人，也不会对校友忠诚几天，忽然有一天，终于下定决心，不干了。

不干了，就是辞职的意思，较早一些时候也叫下海或停薪留职。但有人认为这些词都已经因为过时而显得别扭，听起来有点像黄毛老外穿着唐装说汉语，神形都不兼备。

不干了的冷平深知，离开组织到社会上挣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有点功夫谁也不会头脑发晕让他挣了去。所以，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学点蒙人的本事。

为什么说要学点蒙人的本事，因为勤劳致富这句话也有点过时而显得形神不兼备了。勤劳是什么，就是慢慢来，就是辛苦自己。因此，冷平从踏入社会上那一天起，就没有安好心。

此人还深知，蒙人也不是那么好蒙的，所以，他有一个原则，想蒙人而不被人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也做好了被人蒙的准备，只要一下子不蒙死他，他就觉得行。

冷平还有一个说法，他说，我不是没有本事，我就是不服气那些不如我的人活得比我还舒服。所以，按照冷平的说法，他也不是存心非要变成个心术不正的人，实在是生活所迫，没毕业时，他也是雄心壮志，立志要为社会、为人民做点有益的贡献，就是十大杰出青年那样的，或者是成为社会上的俊杰，也就是一边挑社会上的刺，一边领导社会新潮流。可是，毕业后，他的生活就成了刘震云小说《一地鸡毛》里的小林，要多鸡毛就有多鸡毛。其实，认真想一想，他连鸡毛都没有碰上，比如说福利分房吧，房改好像就是专门等着他毕业而设的，咔嚓一下，连个萝卜叶子都没他这种小青年的份。他算了一下，自己如果能一步到位地住上做饭和拉屎都不用出自自己家房门的房子，30年的工资不吃不花也不够。这才是房子，找媳妇也需要一笔钱，找一个媳妇起码也得20年的工资不吃不花。

冷平说，按照这种方法，得等到我退休时才能实现全部理想。

冷平在算这笔账时，有我在场，我说，没有那么可怕，你算的账

都是看得见的，还有一笔看不见的账，5年后，你假如能当上个科长或副处的，就有机会收礼，1年收10万，5年就可以弄套房。

冷平说，5年后不可能当上副处，就是当上了，也没有那么多钱可收，就是有得收，也得想想值不值，也许还没有等到收够一套房子的钱，人就进了监狱，这一进去，一定是一辈子，太不值了。

冷平苦恼地说，我堂堂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怎么能走这条路。

那他该走什么样的路呢，只有老老实实地走仕途，一直走到厅局级，那时，一定会分到领导房。

可冷平算了一下，如果要把官做到厅局级，至少得需要15或20年的功夫，那时就是40岁左右了，一个这么大的老男人，才找上一个媳妇，真是丢死人，别人还以为是二婚。况且，当官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跟赌博没什么差别，甚至还残酷，没准赌了半辈子连本钱都输了。

所以，冷平的苦恼就不是一般的苦恼了，他既不想5年以后开始过那种来了客人就往人手上瞧的生活，也觉得自己没有机会把官做得更大。

我劝他，那你就找一个有本事的女人卖了自己算啦。

他说，咱们这一代的女孩子，别看打小背的课文、读的小说、看的电影都是革命现实主义类的，可革命现实主义也最讲唯物主义，没等我算计她，她就会先计算我这个股票能不能升值，被窝里睡不着时一算，要当官，15年以后，而且还不一定，如果进行非法收入，10年以后，但这得时刻做好进监狱的准备。

我说，那你就别干了。

他说，你想让我到社会上混吧，社会大是大，但也很危险，比我在机关里混，更像是赌博，也更加残酷，说不定会有横尸街头的可能。

我说，还有最后一条路，去买彩票，500万没准就是你的。

这条路，冷平也不是没想过，为了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全北京的彩票点他差不多都去过，按照东西南北的分类，一个月换一个方向，

每期花掉的钱是工资的 1%，一个星期四次，你算吧，他工资是一个月 1500，四次 60 块钱没有了。

冷平一见我就拿着一把没有用的彩票对我说，又打水漂了。说完了，就找我借钱。我非常痛恨他这一点，堂堂一个国家公干人员，动不动就向人伸手，亏我是个好心人，不会让他做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的事。

我问他，你不能总是到了月底就借钱吧。

他灰着脸让我帮他算账，烟是每天都要吸一包，5 块钱一包，一个月就是 150 元，还不算每月都要额外买两包 10 块钱一包的“三五”烟拿到单位给领导掏出来吸，如果加上，那是 170 元，吸得省一点，算一个月一包吧，烟钱是 160 元，和朋友们聚会，一个月聚会三次，至少有一次得自己掏钱，一回 100 元吧，坐车是 200 元，通信费是 200 元，日常用品 200 元，另外还有一些感情投资的钱，比如请个女孩子看场电影什么的。所以，他这么一算，我就只好请他去一趟小饭馆，如果吃完了饭，天还没有黑，他就问我，再借我几十块钱，明天有人要请我看一部美国大片。

我说，谁请。他说，男的请我还找你借钱。

我说，几十块钱肯定不够，如果看完大片她又想吃“麦当劳”了怎么办。

他说，你可别借我买“麦当劳”的钱。

我说，你不防备着，万一出现了怎么办。

他说，如果出现了，我决定不跟花钱这么厉害的人谈恋爱。

以冷平这种心理，大家可以想象，他的恋爱是个什么模样。所以，他一边过着单调的单身生活，一边骂自己说，单身的人是可耻的。此话好像改自那句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歌词。

冷平自称自己是可耻的人以后，内心又经过几番是当个商人还是当个国家公务人员的残酷斗争后，终于像个赌徒一样，立志要当个商人了。不经商，毋宁死。冷平说。

冷平不干了以后，也没有对自己那个校友说，总觉得自己负了对方的厚望，他可不敢得罪对方，日后说不准还有用得着的地方。所



以，冷平下海后就悄悄地走了，先到了广州。

去了不久，冷平就给我打电话说，他当上鞋厂的副经理了。可是不久，他又离开那个鬼鞋厂，去了云南，但很快又回到了首都北京，转身成了某城市驻京办的一个特派员，干上了一件他认为能挣大钱的事情，但工作性质有点特别。

### 冷平的工作性质

冷平这个过去跟着社会潮流不停动摇的分子自从成了某城市驻京办的一员后，其工作性质有了质变，经常开着一辆法国产的名车去我打杂的一家酒吧里喝酒。他生活在北京的任务好像就是喝酒，因为他每星期都要来我们这里一趟。有时候带着客人，有时候就他自己。不知道他底细的人，还以为他是一个什么未来的国际大亨。

其实，他就是一个商业特务，专门去找有头有脸的人，上窜下跳跑银行的贷款，除了贷款，别的什么好事都不干。

冷平说，跑贷款可不是一件玩儿的事，得有两下子。他曾跟我透露过一些个案，知道怎么去攻打他们，比较通用和管用的战术是钱和色。

今非昔比的冷平因为平日都是跟银行的人接触，知道钱就是纸印出来的，所以就把钱看得很不当回事，你要是跟他出去吃饭，一定别跟他争着付款，你要是硬付，他会跟你急，通红着脸说，你太看不起我了。为了不让他脸红，认识他的人，都是出去把他当个钱包用。

我在燕莎商场。有女孩子买完了衣服后这样给冷平打电话。放下电话，就在付款台等着吧，他来了一定会先往付款台跑。

我们去东来顺吧。有男同胞如果这样给冷平打电话，冷平也一定会开着车跑过来，边吃边问，哥们，够不够，要不要再弄一点。你要稍微回答得慢了点，他马上叫一声服务员说，再点几个王八。

总之，你跟冷平在一起，千万别把他当成一个没有钱的人。

冷平就是这样替人结账有点上瘾，我有一次这样说他，你老是替人结账，别人一定会笑话你。

他说，还不知道谁笑话谁呢。